

兒時記憶中的「豐年」

豐年，是我的啓蒙雜誌。

豐年，在風雨飄搖的年代誕生。

那時候，國府遷台不久，統治機制，充滿著危機，不論是政治、軍事、社會、文化，都是問題重重。

台灣經濟，面臨崩潰；台灣農村，也在破產邊緣。

民國 39 年（西元 1950 年）6 月 25 日，朝鮮戰爭爆發。

韓戰的炮聲，為危如累卵的台灣，帶來了轉機。

民國 40 年（西元 1951 年）7 月 15 日，豐年半月刊問世。

豐年的風行，扭轉了台灣農村的困境，也見證了台灣農業發展的成果。

豐年，這個名稱，取的很好。

《詩經》周頌說：豐年，多黍多稌，亦有高廩，萬億及秭。

豐年，是「農民之友」，「生產之道」。他的任務是：指導農民，採用進步的農耕技術，增加農業生產，改善農民生活。豐年，是為台灣農民量身訂製的一份雜誌，不僅強調雜誌的內容，也考慮到農民的閱讀習慣。

豐年創刊的時候，我還在虎尾國校唸小六，



豐年報是農民的最佳讀物



每當豐年報出刊時，總會聚集許多農民搶著閱讀

「國語日報」是我僅有的課外讀物。豐年發行初期，採用了大型的版面，較大的印刷字體，還穿插了很多照片和圖畫—諸如，藍蔭鼎先生的「田庄歌謠」、楊英風先生的版畫。這樣的期刊，我喜歡！

讓我不解的是，這份雜誌，為什麼有那麼多的日文？創刊號的發刊詞，是用日文寫的，「幽默與文藝版」，是中日文對照。日文，我不懂，怪怪的。

但，我爸爸、姑姑、伯伯、叔叔他們，讀起來卻是津津有味。

「豐年報出刊囉！」每个月的 1 日、15 日，大伙兒聚集在王家祖厝的屋簷下，搶著看那剛出爐的豐年報。我父親，是埤內里的里長，里辦公處，就在我家。

「看無啦！」很多老阿公和老太婆，也跟著看熱

鬧。但，他們不知道「好寶」，「好康」的在那裡？父親找來了村子裡的小學教師和農校學生，為他們解說豐年的內容。人多的晚上，里幹事還會把里辦公處裡，唯一的一盞燈拉了出來，吊在屋簷的支柱上。微弱的燈光，照著田庄人的臉，他們不是在看戲，他們在汲取農業的新知。從一份小報上，去找尋他們所需要的營養。樸實的庄稼人，也需要文化的滋潤。

中國歷史上，有「鑿壁借光」的故事—漢代匡衡，苦讀勤學，終成大業。30年代的台灣農村，出現這樣的奇景，簡直讓人不敢相信。刻苦好學，已經不是讀書人的專利品，庄稼人也學會了「借光」求知。愛國獎券的發行，中日和約的簽訂，耕者有其田的施行，乃至於韓戰的停火，都是從豐年報上獲知的消息。當時，沒有電視，傳媒只有報紙與廣播。在農村，聽廣播的人很少，看報的人也不多。里辦公處僅有的那份「公論報」，還是我爸爸的朋友李萬居先生送的。雖然，資訊如此貧乏，但在鄉下，一提起「馬卡薩」和「艾克」，大家莫不豎起大姆指，連聲叫好，孩子們甚至把他們當英雄。

「馬卡薩」，就是韓境聯軍統帥麥克阿瑟將軍。那時，韓戰正打得火熱。「艾克」是艾森豪，剛剛當選美國總統。當時，鄉下人的崇拜偶像還有胡

適。民國41年(西元1952年)11月19日，胡適應邀回台灣講學，受到國人的熱烈歡迎。

42年元旦，胡適選錄了《荀子》天論篇中的一段話，寫祝豐年：大天而思之，孰與物畜而制之？從天而頌之，孰與制天命而用之？望時而待之，孰與應時而使之？因物而多之，孰與騁能而化之？

提倡白話文的胡先生，用這樣深奧的辭句，做為豐年的元旦賀辭，有點奇怪。長大後，我才了解胡先生的真正用意。把「天」，當作自然物；把「天行之常」，當作足以充實我們生活的工具；

在春天，好好耕；在夏天，好好耘；好好努力播種、鋤草、施肥、飼養，讓它自然加倍的成長。語重心長，發人猛省。胡先生不愧是大師！

「天公疼戇人」，「天地保忠厚」，「天理昭昭」。天，當然是很大的，是我們永遠都想不完的，既然想不完，就把天當作自然物吧！豐年，走過的路，一步一腳印，是過去台灣農業建設的寫照。豐年，在台灣農村阡陌上所留下的腳印，是永恆的。

王柏鑑：台灣雲林人。

現任神農廣播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。曾任教台灣藝術大學、銘傳大學、世新大學。他是一個純樸的庄稼人，他熱愛土地、重視農業；他是一個另類的傳媒人，他堅持理念，鍥而不捨。



楊英風版畫作品